

四書五經

宋元人注

宋元人注

四書五經

上册

北京市中国书店

据世界书局影印本影印

四书五经 （全三册）

出版：北京市中国书店

发行：北京市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大中印刷厂

1985年11月第2版 1987年7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1 / 32 印张：50.875

平装：9.80

四書五經第一種

大學章句集注

朱熹注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灋、掃、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大舊音泰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者故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則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放動。妄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人皆以明明德。致其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兩節結上文。兩節謂家也。此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就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

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皆自明也。結所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康誥曰。作新民。言振起其自新之

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止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緡。○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止。隅

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緡。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數美辭。相

繼。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今者道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某詩作綴。荷叶韻音阿。闌下版反。宣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荷荷美盛貌。與也。斐文義切。以况晚。何鄭。讀作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間武毅之貌。赫喧宣著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間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間武毅之貌。赫喧宣著所以得之之由。拘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威。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洛○詩周頌烈文音之篇。於戲善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注洙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荀文也。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間嘗竊取程子之意

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

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

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

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切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間音閑。厭鄭氏讀爲壓。○間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可實用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其善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安舒泰。言富潤屋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未盡。則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

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粉反。懣。勑。勑。反。好。樂。並去聲。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存則無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

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讀爲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故諺有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溺受者不明之曰。八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音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受者不明。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機發動所由也。○人謂君也。也。此言教成。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其所好而民不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上文結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客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鵲鳩。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

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皆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

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

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而天下平矣。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

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

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

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一身之所

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

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推之。推之

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祗。

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解。言能絜矩而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節。讀爲截。辟。讀爲僻。修與戮同。○詩

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慎。若詩云殷之未喪師。克

不能絜矩而好惡殉於一己之偏。則身祇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空。峻。詩作駿。易

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

能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

衆有不慎而言德。卽所謂明德。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則民聚。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恃布內反。○恃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

以爲寶。楚書楚語。言不實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

亡在外也。金玉而寶善人也。事見檀弓。此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進讀爲屏。古字通

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

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

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

加切。益至此。而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桓

理存亡之幾決矣。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

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平務本而節用。非必外

此以至於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殖貨。得未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

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恃出之患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許
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當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

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四書五經第二種

中庸章句集注

朱熹注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